

小孙子的白血病不治而愈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刚过完年，一岁两个月的小孙子不明原因地拉肚子，我想这只是个小问题，就没当回事。可几天下来，孙子也不见好转，我们就带着孙子去武汉儿童医院做检查。

第一次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都不敢相信，说怕是搞错了，叫我们再做一次检查。检查结果让人难以相信：孩子的血小板数量低到惊人，只有 $31 (\times 10^3/\text{微升})$ ，而正常的人血小板数量是 $100 \sim 300 (\times 10^3/\text{微升})$ 。医生要求马上住院，而且还下了病危通知。

当我们来到医生指定的楼层，看到上面标着血液科白血病、血Ca的牌子时，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们到住院部再次化验时，孙子的血小板数量又降到 $11 (\times 10^3/\text{微升})$ 了。医生开了医嘱，需要马上输血。

为了检查出孙子的病因，每天的诊疗费、检查费都高的惊人，这个数字对于工薪阶层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给孙子输的血仅能维持一天，到后天血小板数量又降到个位数，只能再输血，又只能维持两、三天。孙子自身不能造血，全靠输别人的血来维持生命。

这样反复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儿子带着病历去上海找骨髓配型，武汉这边的医院也尝试着做这种手术。医院虽然可以补助十几万元，但风险太大，手术成功率连30%的把握都没有。看小孙子的病情，管床医生说：怕孩子等不到他爸爸从上海回来。来看望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纷纷捐款，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我接到两位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她们关切地问了孩子的病情，我哭着对她们



说：“孩子正在病危中，没多大希望。”法轮功学员对我说：“你是个炼功人，你在孩子的身边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过了两天，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带着《转法轮》和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炼功音乐的播放器来到医院。她们又对我说：“你怎么忘了你是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心正，要信师信法，师父一定会救你孙子的。”

送走她们之后，我就经常在小孙子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给孙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读《转法轮》。等他睡觉时，我就炼功。

一天早上，小孙子醒来时，突然对我说：“奶奶冲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一岁三个月的孩子说的，这说明我给他读法、我炼功的音乐，他都在认真地听。我跟他他说：“医生再要你去化验，你就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听到了吗？”他向我点头，口里哼出一个字：“嗯！”我高兴极了。

孙子最后一次输血日期是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按前几次的治疗时间来看，七日应该再次输血了。七日那天去验血，到了验血窗口，我对孙子说：“奶奶刚才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他点点头。儿媳抱着他采血，我就在他们身后双手合十，默念九字真言，求师父保护。

做完验血后，我们就回到出租屋等结果。因为当时医院床位很紧张，又怕孙子出现紧急情况时得不到医生的即时处理，医生就叫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出租屋，方便去医院取药、化验。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下午，儿子取回了化验单。看着他那异样的表情，我忍不住问了一句：“结果如何？”儿子眼里满含泪水，激动的说：“妈，今天不用输血了。化验单上的各种指数都有变化，今天不但没降，反倒涨了。”听到这一消息，一家人抱头痛哭起来，感到终于有盼头了！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我学法、炼功，教宝宝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孙子每天的检查结果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当把化验单拿给医生看时，他们感到震惊，无法解释。因为在整层楼的病人一览表里，我孙子的年龄最小，病情最重，一直是红牌（危重病人）。

直到我孙子出院，医生对孩子的病情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对孩子的病得到痊愈感到不可思议。医生问我们：“孩子是怎样痊愈的？”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孙子，也挽救了我们全家！”

我们全家人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哈尔滨市延寿县善良妇女栾翠柳遭迫害纪实

【明慧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 45 岁的善良农妇栾翠柳，一九九八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身心健康，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点左右，在家中被尚志国保警察李志国、高建平等二十多人绑架，中午她的丈夫杜永堂也被绑架。她姐姐与姐夫得知消息、前往探视，也被绑架。栾翠柳与丈夫杜永堂，被非法关押构陷，分别被非法判刑：栾翠柳二年（哈尔滨市看守所关押 14 个月，哈尔滨市女子监狱 10 个月）、杜永堂二年二个月（分别在尚志市看守所、阿城看守所、呼兰监狱非法关押）。

下面是栾翠柳女士讲述她与家人这次遭受迫害的经历：

为了孩子上学，我们一家三口租房子住在延寿县，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号这天，尚志市国保大队，公安局，派出所，伙同延寿县的国保对我及我的家人进行了绑架和迫害，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延寿县具体都是谁来参与了绑架，但我知道总共有二十多人非法闯入我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非法抓捕，在我没有被告知违反了哪条法律的情况下把我带走。就这样我被非法判刑迫害二年，回来我才知道我的学法资料和私人物品被绑架我的人强行拿走，所有物品父母去办案单位索要，直到现在有一部份没给。当初绑架我们夫妻后非法抄家时拿走我的个人物品和大法书籍之外还有：粮票一沓、古钱币：纯银的带袁世凯头像的大银元、外国古钱币、国内不同时期的钱币、方孔圆边不同朝代古铜钱一串、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据说这些东西有的都是古董级别的很值钱的，但是父母多次去尚志办案单位索要至今没有返还，就连装这些东西的小包包也没有看到，办案人就说没有看到，但是同在一个包包里面放着的三金首饰却给了我们。

1、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我被绑架后关押在哈尔滨市第

二看守所（俗称鸭子圈）经历了非人的待遇下呆了十四个月，在二所里让我值岗，一开始不懂让干就干了，后来知道不应该配合，我就不干，他们就好几个人打我，这样徐所说我不听管理，我就绝食，后来徐所找我谈话，我就不值岗了。在二所一旦有对我不公的待遇，我就绝食。因为看守所人满为患，这里人挨人人挤人，晚上睡觉根本没有办法平躺，我们这些人还必须得吃住拥挤在一起，那种痛苦无法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尚志市高建平，还没完没了的非法审讯我，在我任何犯罪事实证据都未有的情况下，赤裸裸的诱供，逼迫我。我发自内心的正告他们：“别说没有，就是有我也不会出卖任何人。别说修大法了，不修大法我也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不会做一个没有德行的人；何况我修大法了，我师父让我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在遭到我的明确拒绝后，尚志国保这些执法者随意犯法，就报复性非法冤判我家先生二年二个月。这也不足为奇，在中共的体制下法律轮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他们也无需遵照什么法律。

2、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遇非人折磨

在哈二所（鸭子圈）待了十四个月，我被转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在黑女监的十个月里，在我刚到女子监狱里，他们专门利用犯人（袁竞芳）包夹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些犯人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这里是公开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专业场所（私设刑堂），播放诬蔑大法师父的视频，这些犯人轮番上阵对我洗脑，达不到转化我的目的后就动手打我骂我，拳脚相加还达不到转化我的目的，就强迫我坐小板凳折磨我。

在黑女监被折磨过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坐小凳的厉害，这个东西杀伤力最强，它能使人尝到骨折的滋味，它能把人的屁股坐溃烂、结

痂、流脓、变疮……她们这些犯人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写四书，在警察面前得到减刑的实质好处，我坚决不干，（袁竞芳）就丧心病狂地把我按到特大号的水桶里淹我，浸我，在我被水呛得非常痛苦后还是不写，她们人高马大的肥胖犯人，强行掰我的手指去按手印，我往死里挣扎就是不配合，但是手指被她们强行掰开了，我啥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他们强迫我按的是什么，但我就想如果要真是“四书”也不算数，到此我才明白女监的所谓“四书”都是如何形成的了。她们明知这样不是我发自内心自愿写的，还是不死心想威逼利诱我自己写，她们无论咋巧舌如簧灌输我、肉体折磨我，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样我在女监被非法关押迫害十个月后，我回到了家。

3、我先生遭到的折磨

我先生被非法判刑两年二个月，我等他回来之后才知他被绑架时的一些经历。他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尚志市看守所和阿城市看守所并遭到迫害，被传染了疥疮很痛苦，两个地方一共非法关押迫害十四个月。我们俩一起被关进监狱，他被劫持去了呼兰监狱非法关押十二个月。在尚志市看守所和阿城看守所，他遭到了灭绝人性的迫害，让他辱骂师父，诬蔑师父，他知道大法好，坚决不骂。在阿城看守所里零下二十七八度的天气，把窗户打开让他站在窗口，把他衣服扒光从头往下倒井水，一盆接一盆的浇，足足浇了他一个月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下，他熬过了漫长的一年多时光，他遭遇的痛苦远不止这些，我就在这里寥寥几句带过吧。

4、亲人们的遭遇

5、迫害对孩子的伤害

对我的迫害给我家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写出这些并不是想仇恨谁，你们办案人也是被中共蒙蔽毒害的人！可是人做了错事是要偿还的。无论怎样，我都不记恨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守住善良，不要参与迫害，远离邪恶，衷心的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渡过劫难！节选◇